

黄土地上向阳花开

来自山西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故事



新华社太原8月21日电(记者赵东辉、晏国政、王飞航、孙亮全)105岁的庞玉英坐在新家的炕上,向前来看望她的乡村干部拱手致谢。虽然耳朵有点背,也不大能说清楚话,但她眼睛发亮,满脸笑容。

老人的儿子闫全高说,自两年前从20多公里外的大山沟里搬出来,母亲一直很高兴,“日子真的是越过越好!”

自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山西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以来,山西已有30多万名深度贫困群众,像庞玉英母子一样告别贫困。

今年2月,山西包括10个深度贫困县在内的所有贫困县脱贫摘帽,深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由18.4%降到0.45%。

攻坚,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

山西最北端,天镇县,燕山、太行山交汇处。

74岁的米薪关镇石羊庄村贫困户袁生将记者拉进他的新房,打开了话匣子。“我大爷给我爷爷留了三间‘崖打窑’,我爷爷给我爹盖了三间土窑。我住了大半辈子土窑,没想到70多岁了,共产党给我盖了三间大瓦房。”他说。

三间新瓦房,框架结构,建在平地上,靠近公路。一间的窗户底下盘着晋北人习惯住的大炕,房外还有一个20多平方米的院子。“住着安全、方便,比老院那边好多了。”袁生说。

沿着崎岖的土路,袁生带着记者来到他位于半山坡上的老院落。那里残存着三孔土窑洞、一处土坯房和破砖房。

年代最久的土窑洞依崖而建,大都已经坍塌。土坯房和破砖房也是破烂不堪,“当时修砖房,用了3000块砖,都是赊回来的,我用了整整3年时间才还清账。”他说。

从土窑到瓦房,承载着几代贫困群众的安居梦,更是“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誓言的生动写照。

三年前,山西省将主要位于燕山—太行山、吕梁山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内的天镇、广灵、兴县等10个贫困县,列为深度贫困县,作为“最难啃的硬骨头”,持续打好政策、资金、项目“组合拳”,多措并举开展集中攻坚。

“村集体的产业‘早餐工程’刚刚起步……项目的健康发展还离不开李书记,我们自发挽留李书记留下来。贫困户代表:康永林、刘兰英、康洪刚……”

2019年6月,兴县蔚汾镇南通村的数十位干部群众代表,向市、县两级组织部门写下申请书,请求将村里的第一书记李翠叶第二次留任。

在吕梁市工作的李翠叶和丈夫刘志军



▲这是一张拼图照片。左上图是米薪关镇石羊庄村村民袁生站在曾经住过的土窑洞前;右上图是袁生站在曾经住过的土坯房前;左下图为袁生站在曾经住过的破砖房前;右下图为袁生站在新房前(六月三日摄)。

2015年主动请缨,分别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成为吕梁山上的“扶贫夫妻档”。

那时候的南通村组织软弱涣散,村支部连办公场所都没有,村里干部群众也瞧不上李翠叶,都说一个女人能干啥?“办法一点一点想,事情一件一件办。”李翠叶这样说。

几年间,南通村建起了村级阵地、卫生所、活动广场、自来水管网,完成了棚户区改造,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元增至近万元。如今,李翠叶成了每家每户无话不谈的“知心大姐”。

战吕梁,上太行。一批像李翠叶这样的“吕梁新英雄”“太行新勇士”,带领贫困群众向深度贫困进军。

新生,告别“熬不到头”的苦日子

“一孔窑洞挤三代,一颗药片治百病,一身布衣穿四季,一顿细粮过新年。”这曾是山西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痛苦的记忆,庞玉英和闫全高母子对此感受更深。

搬进广灵县南村镇周图寺移民村之前,他们住在山上旧村的三间破石头房子里。30多户村民靠着山坡地种点胡麻、莜麦和土豆,靠天吃饭,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

闫全高说,山路不好走,车也不上去,过去一年最多下山三次,买米、面、油、盐和输液瓶。

“为啥买输液瓶子?”记者问。“老村倒是有个赤脚医生,但我妈年纪太大,有个头疼脑热,人家怕出事,不敢给看。我就自己买药液,自己给她输。”闫全高说。

山西大多数深度贫困人口和闫全高一样,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山区,交通不便、缺医少药、住房隐患大、缺乏增收

门路。

为此,山西对3350个深度贫困自然村进行整体搬迁,通过兜底保障、光伏扶贫等资产性收益确保老年贫困户收入,总体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新村不仅有新房子,还有卫生所、菜市场、小超市,干啥也方便,比起山上来,尽是好的。”闫全高说。

告别“熬不到头”的苦日子,过上山下的好日子,贫困户面貌焕然一新,老人们生活也有了奔头。

在广灵县望狐乡移民新村见到刘金花时,她戴着一顶红帽子,正准备出门找邻居闲聊。她面色红润,笑声爽朗,一点也不像同村人所说的那个“曾经不爱洗脸”的73岁老人。

“过去住山上,水又少又凉,烧起来不方便,而且只剩13户老年人,洗脸给谁看?”她说。时间长了,“山上不用洗脸,下山还得洗脸”就成了老人拒绝搬迁的“理由”。

其实刘金花是害怕下山,不知道下来后靠啥过日子,也害怕“新邻居”“新生活”。“没想到下来后交了许多新朋友,邻居们也和善。”刘金花说。

退耕还林款、中药材种植补贴、光伏收益、低保金……刘金花每年有近万元的保障收入。前段时间她买了新帽子和新外套,每天把自己拾掇得干干净净才出门,人人都说她变年轻了。

奋斗,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夏日的吕梁山,绿意盎然,满目灵秀。在兴县城柳叶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龙圣隆扶贫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对于曾经的贫困户刘小美来说,扶贫车间里“哒

哒”的机器声是她最喜欢听的音符。

“从魏家滩镇西坡村搬进柳叶沟安置点,我用不了10分钟就能到车间。过去靠天吃饭,现在靠技术赚钱。只要认真干,生活就会越来越好!”熟练操作着缝纫机的刘小美笑着说。没有了风吹日晒的痕迹,她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自信。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深度贫困县脱贫摘帽后,坚持靶向不变、力度不减,同时出台补充养老政策,加强产业配套、就业安置、社区管理等后续工作,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可融入。加速发展县域产业、推进乡村建设,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志杰说。

56岁的刘秀荣去年从天镇县南高崖乡大老沟村,搬进县城东郊的万家乐移民新区,不久之后就在移民新区旁边的一家服装厂上了班,一个月挣2000多元。

万家乐移民新区是天镇县规模最大的移民搬迁安置点,安置了县里9个乡镇的1.02万名贫困群众和同步搬迁群众。

有了生计,群众才能安定,生活才有奔头。天镇县政协副主席兼移民新区党工委书记杨智说,易地扶贫搬迁,最关键的是就业。产业跟着搬迁走,居住区对面就是扶贫产业园,规划搬迁区时,同步招商引资。

如今,产业园区聚集了十多家长劳动密集型企

业,承担了新区3000名居民的就业,搬迁区的贫困劳动力就业率达到八成左右。夜幕降临,万家乐移民新区的广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音乐响起,人们扭起了秧歌,跳起了广场舞,欢声笑语越过小区、飘向逶迤的太行群山……

达咩的“烟火”:安置区唱起敬酒歌



▲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达咩小镇,搬迁户韦勇权和妻子陈木娣身着民族服装,跳起竹竿舞欢迎游客(8月4日摄)。

秋日向晚,红水河徐徐东流,牵走片片霞光,扬着酒香的敬酒歌,是达咩小镇夜市的开场曲。

小镇入口,穿戴民族服饰的男男女女,端着酒碗,亮开了嗓。美食街内,各色餐馆迎来了食客,最火热的店家一遍遍抱歉地说着“真没有位置了”。街道两旁,排成长龙的移动摊贩各自吆喝。

入夜后,镶嵌在红水河畔的达咩小镇汇聚四面八方的人气。这里,坐落着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古江安置区。近几年,1万多名贫困群众从全县千山万弄的贫困村屯陆续搬迁而来。

“达咩”,是红水河的壮语音译,寓意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大化县的喀斯特

山区内,群众散居的山弄是一个个形如漏斗的山间洼地,存不住水。

位于县城临河的最佳地段,古江安置区寸土寸金。“如果换以商业用途,经济潜力不可估量。”但县委书记杨龙文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帮搬迁户鼓起“钱袋子”,让他们“搬得出”,还要“稳得住”。

因此,县里在安置区内外布局建设商业街、美食街、酒店,建立用于文艺演出的文化广场。通过易地扶贫安置与新型城镇化、民俗风情旅游有机结合,达咩小镇诞生了。

在大山里穷了30多年,搬迁户韦勇权有了“文艺宣传员”的公益性岗位,在这座布努瑶风情小镇招待四海游客。晚上忙完表演的活,两口子拉着孩子,也来享受达咩的夜。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前进村坐落在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旁,尽管毗邻旅游景区,前些年由于缺乏开发,默默无闻的小村鲜有人到访,村民世代以种土豆为生。

如今,村里几处显眼的现代简约设计风格的院落,使得小村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村”。“这是我开办的壹蒙壹牧火山民宿,现在二期的房间马上就装修完成了。疫情有所缓解之后,我这儿的房间几乎每天都能订满。”正在院落里设计软包的郭晨慧笑着说。

这位“80后”女青年是乌兰察布的名人,2015年,一则名为《女白领卖掉北京房产返乡种土豆》的短视频在网上播放量超过2.9亿。“怀宝宝的时候,妈妈来照顾我带了很多家乡土豆。”郭晨慧与母亲闲谈时得知家乡质地绵软、口感细腻的土豆卖不上好价钱,有时甚至滞销,她试着在朋友圈向北京的朋友推荐家乡土豆,没想到受到大家热捧。“当时网上卖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土豆的,我就想干脆开个淘宝店把土豆卖向全国。”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4年的郭晨慧与老公思忖良久,决定辞职卖房,带着孩子回乡创业。

在北京从事美术设计工作的郭晨慧做起品牌设计得心应手,她用自己设计的产品礼盒包装精心挑选的土豆,让一直以来用麻袋售卖的土豆有了新“衣服”。郭晨慧利用电商平台,将土豆卖向了全国各地。“土豆地头价是1斤6毛钱左右,我以1块钱价格从农民那收购,仅去年一年就卖出了500多吨土豆。”

如今郭晨慧的品牌不仅覆盖马铃薯,还售卖胡麻油、莜面、牛肉干等其他当地特色农产品。她的公司每年与当地10余个集体经济签订协议,直接带动200户贫困户增收,间接带动600户贫困户参与集体经济分红。2019年公司线上交易额达到800万元,线下达到1500万元。同年,郭晨慧的家乡察哈尔右翼后旗也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随着产品销售逐渐步入正轨,郭晨慧又琢磨起了新“玩法”。“我们这里的火山草原每年都会吸引很多游客,我就想利用这个旅游资源开个民宿,再用我的产品做成饭菜供游客品尝,达到相互引流的效果。”借助从北京学来的经验,郭晨慧亲自设计每一个房间,或现代简约、或田园休闲,每个房间不尽相同。去年夏天刚一开业,连续多月房间被预订一空,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郭晨慧正在加紧装修二期民宿。

作为当地第一家现代民宿,项目建成后有力推动了当地旅游产业发展,获得了自治区旅游产业扶贫项目10万元奖励。此外,当地旗政府还给予郭晨慧10万元创业基金奖励。民宿所在的乌兰哈达乡还通过扶贫资金入股,以分红返利的方式,促进贫困户参与和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如今,在郭晨慧等返乡创业者带动下,脱贫后的察哈尔右翼后旗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发展到16家,文化旅游融合成效逐步显现。

(记者王雪冰、贺书琛)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21日电

手绘铺就脱贫路



▲▼学生们在河南省嵩县黄庄乡三合村写生(8月19日摄)。



走进河南省嵩县黄庄乡三合村,沿河白墙灰瓦的农家宾馆,掩映山中的豫西古民居,还有随处可见的手绘墙面……一幅独具特色的美丽图景映入眼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游客来到三合村写生、游玩,使这个伏牛山深处的穷山沟成为远近闻名的“手绘小镇”。

曾经,三合村所在的河南省嵩县是深度贫困县,而三合村也是大山深处最穷的村。2016年,从小学习美术的年轻人冯亚珂返乡创业,拆了自家旧房,建起农家宾馆,接待写生学生,生意红火。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三合村结合异地扶贫搬迁,改善基础设施,修缮古居民居,新建25家农家宾馆和民宿,吸引70余家画室签约合作,逐渐成了写生专业村,年收入约400万元。

新华社记者李安撰